楓葉紅 孔士達

官司官司何時了

印第安土人就土地權與政府之爭，已非一日。「大學捐贈地」的官司，可能纏訟多年。

有關「大學捐贈地」的所有權，馬士奇族印第安土著與卑詩省政府之爭，經已足足一年。正是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

這族數百人的土著，現時住在「大學捐贈地」東南角接近海岸的一個印第安土人專用地（Reserve 或譯保留地）。

他們早於去年初已入稟法院，聲稱他們一向擁有該大幅土地的歷史性土著權利，因此要求法院，制止省政府將所有權移交與大溫哥華地域董事局。

法院初時拒絕他們的要求，他們乃提出上訴。

他們自謂佔有該地已超過三千年，雖然未有跟卑詩省政府或聯邦政府簽訂任何協定，但有證據加以證明。

據說，他們現在仍然利用「大學捐贈地」，進行神聖的宗教及文化活動。但這些活動需要在「寧靜的環境下」進行，所以無法公開。

最近，馬士奇土著的發言人貝加答覆記者詢問，否認他們企圖獲得金錢來交換該地的所有權。他說，「我們不是爲錢，而是爲着要確定我們的業權。如果該地他日歸由我們管理，我們也不會把它封閉而不准任何人進入。」

本年四月初，卑詩上訴法庭先行頒令，表示大溫哥華地域董事局，可以在上訴案聆訊之前接收該幅土地。但附有條件，要該局用書面保證，日後不會用該地經已移交爲藉口，而說馬士奇族的土著所有權已經喪失；而馬士奇土著的上訴案，將會從速處理。

這項上訴，大概最快要排期到本年六月然後聆訊，並可能纏訟多年。

照法律界人士意見，上訴法庭的命令，會使到大溫哥華地域董事局就算接收該幅土地，並且替公園舉行命名禮及開幕禮，但在土著上訴案判決之前，仍然不敢在該公園進行大規模發展，最多只能做些表面工夫，略加改善。

馬士奇族人認爲省政府今次的措施，有兩處令到他們反感。

首先，溫德心省長把「大學捐贈地」改爲公園的決定，並沒有通知他們，使到他們完全不知道有記者招待會這一回事。

他們說，這是執政社信黨對土著問題漠不關心、目中無人的表示。（公園命名禮及開幕禮有沒有邀請他們參加，及他們有沒有出席。請留意報章的報導）。

其次，省政府在官司還未有結果之前，便公開徵求公園新名字，他們認爲是「對馬士奇族的另一項侮辱」。

卑詩省政府方面則表示，有關土地權的爭執如何解決，是聯邦政府的事。因此省政府對該項訴訟行動，毋須加以理會。而公園採用什麼名字，更與這場官司完全沒有關係。

但有人覺得，省政府處理這件事的方法，一開始就不大妥當。

新民主黨省議員馬莎里女士說：假如溫德心省長一早就跟馬士奇族土著商談，總會獲得一個妥善的解決辦法，而不致鬧上公堂，使事情陷入僵局。

她透露：「卑詩省是加拿大唯一不承認印第安土人土地權的省份。其他各省都說印第安人的土地權，是一項需要審慎處理的問題。」

印第安土著問題一日未能徹底解決，一日是這個社會的毒瘤。雖然他們叛變的可能性極微，但他們許多男性變爲流氓，年青婦女淪爲娼妓。他們往往跟吸毒、性病、及愛滋病結上不解之緣，又常常作奸犯科，使警方頭痛異常。

但如何解決政府與土著印第安人的土地權爭執，則是更頭痛的事情。以土著的立場來說，不論「專用地」或是「多元文化政策」，對他們都未必有利。

過去五百年來，白人以至加拿大各級政府與印第安土著之間，有一筆糊塗賬，真是一千零一夜也說不完。

簡單來說，初時白人或政府是用現金跟他們交換土地。後來，政府對於願意放棄土地所有權的土人，劃給他們一些專用地，並每年給以一筆固定收入和其他利益。

就以馬士奇族土著的官司，各省經已司空見慣。

在卑詩省中部麥其樂湖的印第安人專用區，有錫根尼族土著三百多人。半年前他們就想出一項絕招，逼使省政府跟他們攤牌，結果省政府賠了夫人又折兵。

土著故意不向省政府申請許可，便在「官地」伐木，並設立路障，阻止政府派人干涉。他們斬下的木材，裝滿二百輛貨車，大約有一萬立方米之多。省政府果然控以「非法伐木」的罪名，謂這些木材係政府所有，土著無權取用或售賣。

這件案關到卑詩最高法院，法官於三月中裁定土著勝訴，認爲他們伐木雖然於法令不合，但這項事實並不影響到他們的要求。准許他們把伐得的木材搬走，並不表示縱容這種行爲，或是容許他們以非法手段牟利。

錫根尼族土著竟然名利兼收，可謂替勢孤力弱的少數民族吐氣揚眉，也給馬士奇族土著以莫大的鼓舞。

西雅圖會鬧女人荒

西雅圖是美國華盛頓州的城市，距離溫哥華不過三個小時左右的汽車路程。但是對許多居住在大溫哥華的香港移民來說，好像西雅圖就是卑詩省的一個城市。他們常常「落」西雅圖玩，如有親友來訪，也會親自開車或者帶他們參加旅行團前往。

不過，我懷疑他們對西雅圖知得多少。

有個美國作家說：「在某一方面，西雅圖的故事，就是阿拉斯加的故事。」他說，黃金造就了阿拉斯加（發現金礦），而阿拉斯加造就了西雅圖。今日黃金雖然並不重要，但阿拉斯加的木材與漁業還是西雅圖賴以維生的。

作家還說出一個有趣的故事。

十八世紀六十年代（距離今天不算遠），西雅圖陽壇陰衰，有位校長旅行到東部大西洋沿岸去，憑他的口才，帶回一群願意嫁往未見過面、身體强壯而寂寞的男人的處女。這一次帶來十一人。一八六六年，再去帶回來四十六人。爲了證明這些婦女不錯，他以身作則，與其中一位結婚。那四十六名婦女之中，不少是南北戰爭時代的寡婦。

這位校長一家人都熱心殖民，第一個帶馬匹到來西雅圖的人，也是他的兄弟。

今天人們對西雅圖的認識是：太空針，李小龍墓以及有點零落的唐人街，和海邊那許多碼頭和碼頭旁邊的架空車道，很少人會遊那知名的地下城。

金刀 落磚四下

拼圖板

12 東丹利公園 周末副刊

MOSAIC 這個英文字的意思是，利用彩色玻璃拼砌而成的藝術品，常見於教堂建築牆壁之上，有時拼湊而成的是聖經故事片段，或聖像，或純粹圖案花紋。我素來喜歡玻璃製品，何況這些巧奪天工的珍品，是工藝匠的心血結晶。

MOSAIC 這個字對加拿大人來說又別具意義。我們都稱美國爲大溶爐，美國以移民立國，現在仍不斷吸納外來移民，政府的政策是將移民溶於一爐，煉成一種獨有的文化。加拿大也是以移民立國，歐洲人於十六世紀來到，跟美國一樣，仍以白人爲主。所以當我們想到加美兩國國民的典型，便會想到碧眼金髮，或者褐色眼睛棕栗頭髮的男女。很多人包括自己，都忽略了紅印第安人才是北美洲的土著，更疏忽了其他各種各族的人，東方人、東印度人、南美洲人、非洲黑人等等。所以說 MOSAIC 這字對加拿大人來說別具意義，是在於我們實行的多元文化政策，有別於大溶爐理論。後者着重溶融，前者着重於保存固有文化背景，而又能彼此適應遷就。就好似一塊拼圖板一樣，每塊玻璃片都保存有個別的色澤及形狀，但拼湊在一起卻會變成瑰麗奪目的藝術品。

拼圖板比大溶爐實在難得多了。放進溶爐之中的物質都無一倖免地被燒溶，與其他混雜一起，分不清彼此，但又辨認不出原來面目。但是拼圖板則不然，每片琉璃依然故我，卻又能造成更美好的效果，其難處在於需要一個有精湛技術與及高度藝術修養的藝匠來主持大局。不過我想，如果每片琉璃瓦都明白到工匠的困難，或許可以收斂一下個別的棱角，使到這塊 MOSAIC 更容易完成，製造出更佳更美的效果。

浮生不斷記 何展紅

老而彌堅

柏嘉 婦人之言

上週末，接連兩天在中華文化中心有一個盛大的溫哥華耆英歡樂節。節目內容有講座、表演、座談會、藝術展覽等，並且有兒童填色比賽，鼓勵兒童去瞭解老人家的需要，從而達到敬老的效果。

作爲加拿大人，實在不必爲「老之將至」而憂慮。因爲在實質上政府有妥善的福利制度，如非貧乏，兩餐一宿沒有問題，在精神上，一般所見絕少提及老字，反而處處用耆英、金色年華、金色晚年來描述六十五以後的時光。加以電視電影上配了濛鏡的特別角度攝影，老人生活的寫意優悠，叫我們這輩頻撲兩餐的打工仔羨慕得心癢癢。

老實說，華人耆英無論怎樣也缺乏西裔人士那份瀟灑、恰然。大概是傳統文化不同，我們的兩老因爲認「老」，身份一擺，就跟着衣著髮型、言談聲線全部老化起來。

可喜的是此地空氣清新環境好。醫療服務週全，老人家的壽命便越來越長，健康亦越來越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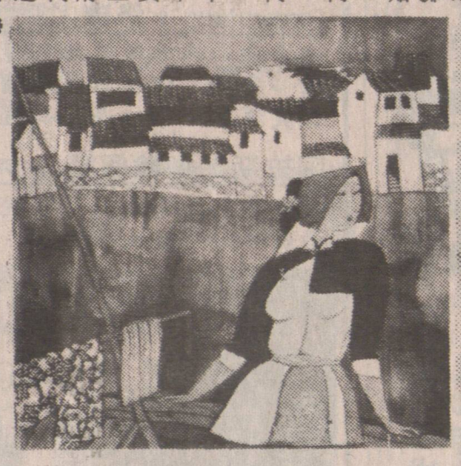
某天，我正在埋頭工作，那邊厢八十多歲精神奕奕的唐穎坡校長卻與衆兄弟們論長幼尊庚。大概其中一人報上了年齡，只聽見唐校長答道：「六十七？算也！」

但願耆英們個個九十七、一百零七。

寂寞路

姜强國 詩之歌

你說真的感到寂寞
蒼白的臉恰似頭頂的天空
你一再問我路在哪裏
伸出的手掌却無路可指
故園的山水想起你，我們很孤獨
異國的草木看見你，我們很寂寞
靜一靜，再靜一靜
盡管這裏已靜得使人感到不安了
太平洋，你遥遠的歌唱我們聽不見
身在他鄉，那片多災多難的土地
仍然日日夜夜地折磨着我們
一樣的星辰日月，光陰不會回頭
一樣的悲歡離合，叫你無可奈何
一樣的長街無語獨自一人徘徊
千條萬條縱橫的路
爲什麼選中這條漫長的寂寞路？
我們常問自己，答案一言難盡
土地已不是過去的土地
自己也不是昨天的自己
努力親近這冷漠的世界
一個聲音久久迴蕩：必須學會忘記
寂寞使你於瘋狂中瀕於崩潰
孤獨令人在冷靜裏趨於成熟
只能於夢中尋覓故國的遊子
我們又愛又恨的家，你在那裏？



水巷 胡永凱

伏豹羅漢 沈平

〔邱間堅按〕青年畫家沈平，文革時下放新疆。七十年代後期移居香港，現創辦心源畫廊，專門發掘大陸未出名的年青畫家。四月十日至十六日該畫廊在香港藝術中心舉行「當代中國畫壇精英作品展」。上面所刊，是其中兩幅。

「火柴盒」，「火柴盒」，我恨你！

在此間抗華情緒高漲之際，不妨談一談日常最切身的「睦鄰」問題。這方面做得好，不獨有助消除敵視，還可促進感情。

原來溫哥華的西籍居民，大部份（是大部份，不是全部，請勿誤會）都很重視居住環境。他們自己當然保持園林優美，裏外清潔整齊；同時也希望左鄰右里的環境一樣盡量美化。

一位西籍鄰居曾經告訴我，他們多數已經住上數十年，正是生於斯、長於斯、將來也會死於斯。他們與附近一帶的人打得爛熟，恍如一家人，所以屋子就算很舊，寧願不時修葺，也無意遷居。

他說，一般人都不介意鄰居是否亞洲人，只要有公德心，便是好的鄰居。他們所不滿的是早十多年前開始流行的「溫哥華特式屋」，以及最近一兩年來代之而興的龐然巨屋。這一點似手在中文報章的優美環境。

只因建築商爲迎合亞洲買家的需求，以及爭取最高利潤，就紛紛拆舊建新。這一來，溫哥華東區的「溫哥華特式屋」固然觸目皆是，西區的龐然巨屋亦漸漸多起來，使許多原居民覺得很不順眼。

此外，有些新屋主人不願花時間、精神、或金錢去料理草地，而將前園改鋪碎石。對自己無疑是方便了，但在街頭上望過去，就變了「萬綠叢中一點灰」，極不協調。

入境問禁，入鄉隨俗。要人尊重自己，就得先尊重別人。只知有己，而不知有人，將很難得到人家尊重。

下雪天要剷雪，是有公德心的表現。不論是官地的屋前行人路，或是私地的門前通路，行人或郵差給積雪滑倒，可以向法庭告你一狀。

你不好好地剪草，或沒有把屋前打掃乾淨，鄰人會給你白眼。當你的草長得「離譜」時，鄰人可能跑過來，說他很樂意幫你的忙。這是好意，但你自然覺得內疚，以後就不敢偷懶了。

還有許多睦鄰之道，例如要尊重別人隱私，要顧及鄰居的高尚口味，不喧嘩吵鬧，不把垃圾拋進鄰居園地，不阻塞別人車房通路之類。

有時鄰人的狗隻會跑到你的草地排洩。你可以在信箱遞給狗主一張便條，毋須當面斥責，以免引起正面衝突。

大部份的西籍居民，都是樂意跟鄰人打交道。假如我們能夠知己知彼，跟鄰居和睦相處，就等於替華裔人士做個親善大使。

華哥話溫 王曰叟

遥望神州 許行

人民悼念胡耀邦

前中共總書記胡耀邦因急性心肌梗塞，於四月十五日清晨逝世，享年七十三歲。

胡耀邦逝世消息傳開後，北京人民紛紛自動到天安門放花圈，北京大學、清華大學、人民大學的校園裏都出現大字報，讚揚胡耀邦，間接抨擊過去反對胡耀邦的人。加拿大的電視台也轉播了北京人民和學生在天安門放置花圈時群情激動的場面，以致要煩勞警察到場維持秩序，煩勞公安人員到場抄錄花圈上的悼詞。

一九七六年周恩來死後人民湧向天安門進行悼念的歷史，似乎又在重演。

當年周恩來之死，正當四人幫囂張的時候，毛澤東沒有去祭悼周恩來，四人幫壓制人民自動悼周活動，結果發生天安門事件，鄧小平被巫指爲天安門事件的總後台，革掉黨內一切職位。人民那時候的感覺是慘霧愁雲的。

今天的情形當然不同於四人幫時期。今天是改革時期、開放時期。中共高層決定以高級格局給胡耀邦隆重治喪，鄧小平由夫人卓琳和兒子鄧模芳去弔唁，趙紫陽派兒子趙大軍去弔唁，中央首長如喬石、胡啟立、姚依林等都親赴胡寓靈前致悼。

但是胡耀邦因在學生運動面前過於軟弱而被革去總書記職位，使他蒙受不白之冤。趙紫陽處境的困難，也頗似周恩來當年處在四人幫夾縫中過日子的窘厄。而學生運動近年來所遭遇的壓抑，正給人以窒悶之感。於是人們借着悼念胡耀邦這一合法活動以舒坦胸懷，便變得似曾相識了。

中國領導人之死同當時政局息息相關的密切程度，在世界上是很突出的。如果毛澤東死在人民共和國建立之初，不僅中國的歷史要改道，毛澤東個人在中國歷史上將永遠成爲偉大領袖，不會有功過多少開之爭了。如果周恩來至今未死，當然就不會有四・五天安門事件。如果胡耀邦死在當總書記職位上，沒有經過革職，大學生便不會對他產生多一重敬仰，人民對他悼念的自發性便會減弱。

人民似乎總是傾向對受害者同情。胡耀邦被革職之後，人民對他的感受，同他在位時便有差距。他在位時，人們連他講話時，不時從座位上躍起都有看法，說他輕浮，但是小瑕不掩大節，今天人民對他的評價却很中肯，認爲他思想解放、工作勤奮、一向嚴格要求自己。

七八年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前，胡耀邦搞了一場「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大辯論，打垮了「凡是派」。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後，他搞了個「理論務虛會議」，使得一整批新進理論家如李洪林、郭羅基、張顯揚、嚴家其等紛紛登台。他平反了無數冤錯案。他曾紓解白樺因《苦戀》而受的圍攻。他任命中共開國以來最開明的宣傳部部長朱厚澤。他曾減緩「反精神污染」和「反自由化」運動的傷害。最後，他在八七年初的學生運動之後給撵下了台。

看看胡耀邦的長子胡德平，一介鑽研紅學的書生，比起那些當董事長、當總經理，糾纏在亦官亦商泥淖裏的子弟來，無疑操守清廉得多。

中國大學生對胡耀邦的下台一直保持敬意。他們對比今天學生運動處處受到掣時，而物價飛漲、通貨膨脹、官倒猖獗、教育退倒、經濟改革收縮、政治改革無望，越覺得在悼念胡耀邦的時刻，需要奮力投入。這就是悼念活動自發性高昂的原因。